

《太空堡垒》中的神话与人文

Yeedar 2006/2007

(转载请注明来自[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目 录

希腊神话.....	2
代达罗斯Daedalus.....	3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6
歌声.....	7
妖怪的肚子.....	9
亚马逊Amazon.....	10
火星Mars.....	12
洪水之后.....	13
去超太空.....	15
北欧神话.....	16
瓦尔基利Valkyrie.....	16
巨人.....	18
日本人的贡献.....	19
女性之美.....	19
勇敢坚强.....	20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21
创伤感的见证.....	22
共同体意识.....	23
美国人的贡献.....	25
理性.....	25
光荣.....	26
梦想.....	28
爱.....	30
船.....	32
出走意识.....	33
神话与人文.....	35
致谢.....	35

1985年，美国动画片《太空堡垒》（ROBOTECH¹）在北美地区上映，引起轰动。在随后的几年里，《太空堡垒》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播出，反响均十分热烈，影响力超出其日本原作《超时空要塞》等。《超时空要塞》是1982年在日本播映的动画剧集，其中变形战斗机、歌声、战争和爱情等元素经美国改编后，运用得更有朝气、也更加圆熟。

由于复杂的改编背景，《太空堡垒》既包含了日本动漫中常见的神话元素，又深埋着起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因子。可以说，《太空堡垒》既有希腊、北欧神话的因子，日本原始宗教的元素，又具备了十足的美国性格。

从古至今，优秀的神话从来都离不开“天空”和“英雄”，真正的人文情怀也一定要拥有“飞船”与“星空”。神话把未来的太空殖民和遥远的石器时代紧紧相连，编织出了一组美妙的畅想曲。

希腊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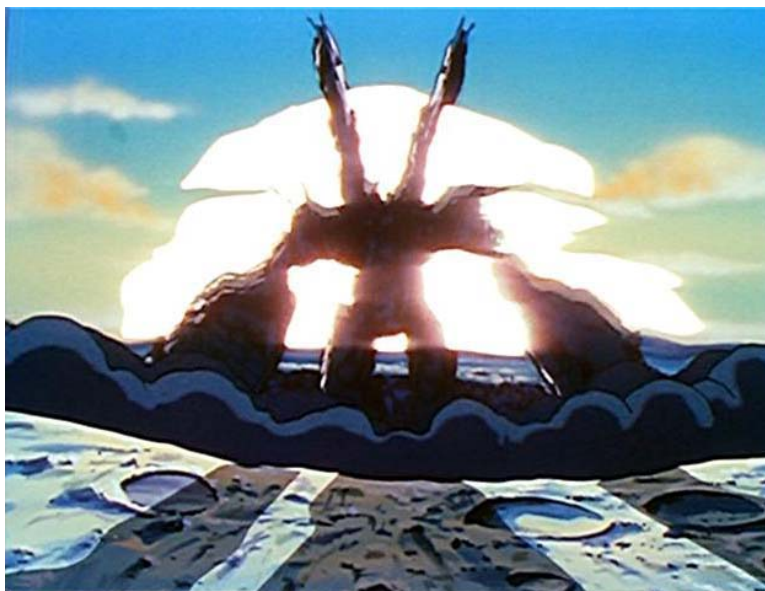
古代希腊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最脍炙人口的神话系统。希腊神话是古地中海各文明发展和交流的结果，从诞生之日至今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文明的宝库。日本动漫从希腊神话中提取素材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较明显的例子如《圣斗士星矢》和《星座宫神话》。《太空堡垒》里希腊神话的痕迹，有的可以直接从命名里看出，有的则潜藏在故事的构思之中。



缪斯三女神：拿书的是记忆，倾听的是沉思，拉琴的是歌唱。

¹ ROBOTECH，1991年由上海电视台译制为中文版《太空堡垒》，在部分省份播出。《太空堡垒》共85集，分为三部：《麦克罗斯传奇》、《南十字军》、《新生代》。其中第一部《麦克罗斯传奇》影响最大，它改编自日本动画片《超时空要塞》。本文所谈神话和人文，即以《太空堡垒》第一部和《超时空要塞》为对象。

前者例如《太空堡垒》第二部《南十字军》中的宇宙竖琴演奏家缪西卡。缪西卡有两个姐妹：阿丽格拉（演奏宇宙提琴）和奥塔维娅（演奏宇宙洋琴），她们演奏的思维音乐是整个克隆人社会的镇静剂。这一故事设定虽不同于九位缪斯，但同样也源于希腊神话。远古时期的希腊神话中，最初只有三位缪斯：阿奥伊德（歌唱）、米雷特（沉思）、摩涅莫辛涅（记忆）。这三位缪斯拥有在仪式、崇拜时人类必不可缺的技艺。



第 27 集《武力》

后者例如《太空堡垒》第 1 部第 27 集《武力》，SDF1 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出现在地平线上。这里，最直观的视觉联想就是太阳神阿波罗。

希腊神话传说是《太空堡垒》中秘而不宣、但又确定无疑的文明之源。以下是一些更具体、更有趣的例说。

代达罗斯Daedalus

代达罗斯号是太空堡垒一号（下文简称SDF1²）的右臂。在《超时空要塞》中，原本 SDF1 要和阿武德 1 号、阿武德 2 号衔接。由于外星人炮火强大，连结作业无法进行。因此在折叠航行之后，SDF1 和一同被移动到冥王星宙域的航空母舰普罗米修斯、登陆舰代达罗斯号连接，成为SDF1 的左右臂。《太空堡垒》的设定与此相仿。

² SDF1 是 Super Dimension Fortress - 1 的简称，意思是“超越时空的要塞 1 号”。



《太空堡垒》第一部剧终时刻：在凯龙的自杀式冲撞中代达罗斯号和 SDF1 脱开，落入格罗弗湖中。大雪从空中飘落，眼前是一个残缺又美丽的世界。

代达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建筑师和雕刻家、迷宫的建造者。在他之前的希腊工匠制作的人像都闭着眼睛，笔直站立，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代达罗斯第一个让雕刻的人像张开了双眼，并向前伸出手、迈开了步伐，好像在走路一般。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代达罗斯造的雕像，说它们是具有灵魂的造物。

代达罗斯流亡到克里特岛时，由于得不到国王的信任和思念故乡雅典，便决心从岛上逃走。代达罗斯告诉儿子伊卡洛斯：“让国王从陆路和海上阻止我的去路吧，但我还有天空可以飞翔。”代达罗斯通过仔细观察鸟类，制作了两对翅膀。他将鸟羽从短到长排列，中间用麻线串连捆绑，用蜜蜡粘合羽毛的根部，最后把它们弯成弧形，形态完全和鸟翼一样。完工之后，代达罗斯又给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制作了一对较小的翅膀。

起飞之前，代达罗斯对儿子说：“要永远飞在中间。如果飞得太低，你的羽翼会触到海水，羽翼湿透时你就会落入大海；飞得太高，羽毛会因接近太阳而着火。所以要飞在大海与太阳中间，并紧紧跟随在我的身后。”代达罗斯说完以后就带着伊卡洛斯鼓翼上升，开始时一切顺利。不过不久伊卡洛斯便大胆地越出了父亲规定的航线，怀着青年人的勇气飞向更高的天空。但是可怕的责罚来得极快：太阳强烈的阳光熔解了粘合着羽毛的蜜蜡。伊卡洛斯还没有察觉到，他的羽翼业已分解，并从肩上坠落。他企图以两只光手臂努力飞行，但是空气却不能支撑他的重量。他从空中倒栽下来，被碧蓝的海水吞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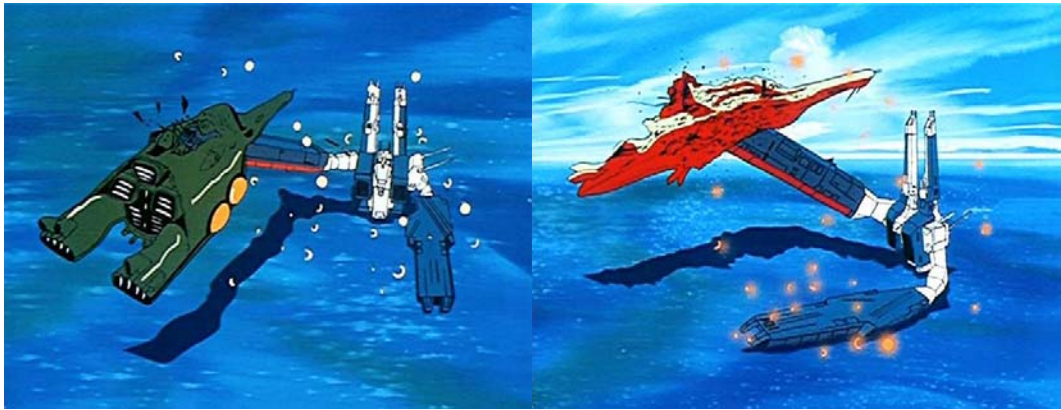


伊卡洛斯坠落大海后被海中女仙发现，她们为他的俊美容貌和巨大羽翼而讶异。《太空堡垒》最新续集《暗影编年》³的主力战舰之一即以“伊卡洛斯”命名；另一艘科学考察船则名为“丢卡利翁”（普罗米修斯的儿子）。

在《超时空要塞》中，早濑未沙借助代达罗斯号发明了“格斗式”攻击法，即《太空堡垒》里的代达罗斯机动（Daedalus Maneuver）。代达罗斯机动是依靠光子盾牌、代达罗斯号及其中的歼击机器人协同完成的。光子盾牌的能量集中在代达罗斯号的前端，SDF1 将代达罗斯号直接冲撞向天顶星战舰，如同古代战场上的攻城槌。刺穿天顶星战舰的舰体后，代达罗斯号打开前端的舱盖，而内部的歼击机器人就立即向敌舰内部发射导弹，在敌舰爆炸的瞬间，代达罗斯号迅速撤离。

《超时空要塞》和《太空堡垒》的不同只存在于战役的代号上。但是“格斗式”却与“代达罗斯机动”不完全相同。“格斗”意味着准确、凶猛、快速；“代达罗斯”则意味着智慧、年轻、勇气。更重要的是，“代达罗斯”的隐喻直接指向着“飞翔”，它不仅表达了“准确”、“快速”，而且更显示出“自由”、“轻捷”、“精准”之意。

³ 《暗影编年》是建立在《太空堡垒》基础上的全新故事，由 Funimation 公司和金合声公司企画制作。《暗影编年》2007 年 1 月在美国影院上映，并将于 2007 年 2 月 6 日起在北美地区发售 DV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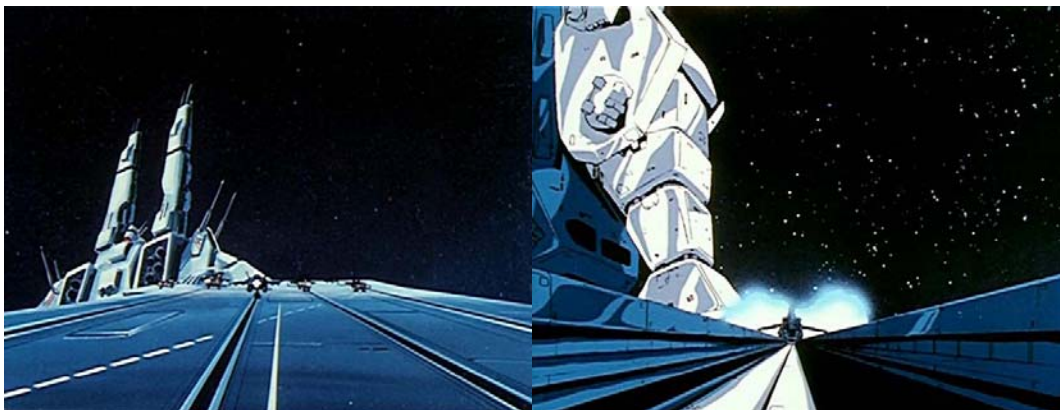


第 16 集《战斗召唤》：代达罗斯机动

作为 SDF1 机体的右臂，代达罗斯号当然没有 VF 战斗机那样神勇、快捷。但是，当动画制作者们以一种夸大的视觉效果将那突然一击显示在你眼前时，智慧、速度、力量、精确、勇气和希望便突然飞上了云端。第 16 集《战斗召唤》，在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中，SDF1 单单以右臂擒住了一个绿色怪兽：它通体变红、鼓胀、爆炸。画面定格在此刻，大力英雄 SDF1 用它的右臂展现了一种轻捷的勇敢。——代达罗斯机动实施的关键要素只有两个：快捷、精准，这艘以“代达罗斯”命名的登陆舰无疑有着希腊神话的魔力。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号是 SDF1 的左臂，充当 VF 战斗机的飞行起降甲板。这艘超大型航空母舰有庞大的搭载量，强有力的区域作战效能。它拥有 9 台飞行甲板升降平台、8 条战斗机专用弹射轨道、1 个 Battleroid 专用弹射出口，保证了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良好的舰载机吞吐能力。



普罗米修斯号的飞行起降甲板

和代达罗斯号相比，普罗米修斯号少了很多传奇色彩，但它同样有着超自然的神威。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懂得生命的种子藏在泥土中，便用河水把泥土润湿、造成人形，又将“灵魂”和“呼吸”吹送给这些仅仅有着半生命的生物。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教授他们农耕、航海、医药和采矿的技术。《超时空要塞》里普罗米修斯号经过许多战役，它带给人类的不仅是火种和智慧，还有正

义和不可动摇的生存勇气。



第 18 集《别了，大哥》：SDF1 和大海

由于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都是水面舰（后经过改装），所以每当 SDF1 降落在大海上时，它们就能漂浮在海水上，使 SDF1 势成“站立”又“张开双臂”的姿态。这种和人类非常相似的身姿让 SDF1 迥异于以往动画中的写实机器人，而成为一个强健又纯真的半人半神的英雄。

歌声

人类第一次描写歌声具有的杀伤力，出现在希腊神话中。



塞壬女仙，和大海远处航船

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经过一个塞壬（Siren）女仙们居住

的海岛。她们专门以美妙的歌喉迷惑航海的人。在绿色的海岸上，塞壬女仙们看见船只驶过便唱起动听的魔歌，被歌声吸引而登陆海岛的人都会死去。奥德修斯割下一块蜂蜡，将它揉软，塞在朋友们的耳朵里。并嘱咐他们把他捆在桅杆上，用力摇桨，不论他怎样恳求他们，都不能松开捆绑。

塞壬女仙们看到船只摇近，便来到海岸上用甜蜜而清脆的嗓音唱道：

来呀，奥德修斯，荣耀的希腊人，
请停一停，倾听我们的歌声！
没有哪只船能驶过美丽的塞壬岛，
倾听美妙的歌声是舵手的福祉。
歌声给你们快乐与智慧，
伴你们平安地航行向前。
因为塞壬女仙熟悉特洛伊的原野，
神祇使双方的英雄倍尝艰辛。
我们的睿智明澈如空中日月，
洞悉大地上发生的战争与爱情。

《太空堡垒》中，明美同样用美妙的歌声瓦解了天顶星人的战斗力；歌的主题同样是“人间发生的战争与爱情”；歌声同样使倾听的巨人们忍不住想奔向美丽的的女仙居住的地方。天顶星人开始向往地球人的生活，但这些试图融入地球人生活的巨人们大都在暴乱中死去了。



第 27 集《武力》：“明美小姐你能大家唱首歌吗？让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

要消解女仙歌声的力量，只有不听也不看。最初遭遇明美的歌声时，天顶星人恐怖地堵住了耳朵、捂住了眼睛。但他们无法抗拒歌声带来的快乐和智慧，虽然明知歌声的强大杀伤力，天顶星人却听得如醉如痴。听到歌声后战士全身无力，战斗欲望消失，并渴望变成微粒人去和地球人一同生活。——这和几千年前爱琴海上航海的人们编织的故事竟然如此相似。

在现代军队中，歌声的这种古老又神奇的战斗力的已被遗忘。歌声在现代战争中有另外两个功能：（军歌）增强战斗力，或（情歌）缅怀往昔。后者有著名的一

例：《莉莉·玛莲》。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汉斯·莱普在俄国战场上写下了一首诗，1938年诺尔伯特·舒尔茨为其谱曲。这首情歌哀伤缠绵，充满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因此深受二战中德军的喜爱。

曾经在雄伟的兵营的大门旁，
我和她双双站在天窗边。
当时我们腼腆地互相说再见，
如今却已只剩天窗依旧。
最爱的，莉莉·玛莲，
最爱的，莉莉·玛莲。
……

战争使人们渴望温情，渴望招贴画上的女明星，渴望不再以军队为家。在《超时空要塞》的剧场版《可曾记得爱》⁴中，故事将歌声的战斗力的战斗力推到了极致：“普罗多卡迪文化的核心，原来就是一首情歌。”

古今中外的美丽传说，其实来源于同样的人世经验。

妖怪的肚子

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曾为特洛伊国王拉俄墨冬建造了巨大的特洛伊城，但国王却食言没有向海神献祭。大力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路过特洛伊的海岸时，看到特洛伊的公主赫西俄涅被绑在一块岩石上，等待怪物来吃她。……海怪从海里升起，张开大口准备吞食姑娘，这时英雄赫拉克勒斯跳进了它的喉咙，钻进肚里用刀切碎了它的内脏，然后又奇迹般地从海怪的后背钻了出来。

《太空堡垒》里，瑞克也有三次钻进“怪物肚子”的神奇经历。

第一次是第6集《闪电大战》中瑞克第一次参加战斗任务，由于光子盾牌干扰了能量变压器，导致激光炮无法正常发射。激战中瑞克摔落进了天顶星飞船的船舱，面对面遭遇了一个天顶星人。这时，丽莎指挥SDF1执行“格斗式”攻击，SDF1右臂直接击入了敌舰内部并发出炮弹，瑞克找到了一个舱口，在爆炸之前飞了出来。

第二次是第9集《太空选美》，瑞克驾驶新型战斗机击中了三名天顶星间谍的飞船，并且主动钻了进去。三名间谍坐逃生舱飞走，瑞克被炸晕。

第三次是第10集《雷达被毁》。丽莎的侦察机撞上天顶星飞船，在天顶星人关闭底舱之前，瑞克、麦克斯、本三人驾机冲入了敌舰。和巨人的搏斗中，麦克斯在飞船上炸开了一个洞口离开，后又返回救出战友。

SDF1这个巨型机器人也表演过一式一样的神奇杀敌技法。第一次是第6集中的“代达罗斯机动”。

第二次是第16集《战斗召唤》。由于丽莎走神，代达罗斯号击穿了天顶星战舰的躯干。所以，当代达罗斯号打开前端舱盖释放导弹时，导弹便没有在敌舰内爆炸，而直接向瑞克飞去。

第三次是第27集《武力》，SDF1双臂同时插入敌人躯体，接着整个打入了庞大的战舰肚子里，放出无数炮弹，摧毁了天顶星人的主舰。在《可曾记得爱》

⁴ 由于《超时空要塞》广受欢迎，所以1984年推出了电影版《超时空要塞——可曾记得爱》。

中，同样也是要塞撞开了基干舰的层层外壁，释放炮弹后将中枢瓦解。SDF1 的这些打法其实都源于“代达罗斯机动”。

这种“钻进妖怪肚子”的打法并不存在于所有神话中，它和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有所不同。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其实主要是胃和肠子）里翻跟头并不是想致其于死地，铁扇公主一告饶他就出来了。此外，孙悟空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变小，才能够钻进妖怪的肚子。但在希腊神话中，这种战法主要是用来对付巨人、巨兽的，因此作战者无须变化身体的大小，一旦进入则以“必杀”为目的。其攻击要领是，直接跳进巨兽的肚子，破坏其内脏、形成致死创伤后从另一侧开口逃出。在希腊神话故事里，它几乎总是半神半人者的战法（神或人都不会使用这种战法），只有人类和神的后代才会使用这种奇异的格斗术赢取胜利。

当然，这种屠妖术十分血腥暴力，不过却也暗示了巨兽的脆弱之处往往隐藏在身体内部。这虽然是颇为狡猾的战术，但确实也体现了智慧与力量的平衡。人类之所以能屡次战胜强大的天顶星部队，巧胜就是原因之一。

亚马逊Amazon

说起英勇善战的女性氏族，一定会想到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Amazon）⁵人。亚马逊是个真实存在过的十分古老的游牧部族，她们每年和邻近族群中的男子相配，但只把出生的女孩养大，因此族人全部由尚武女子组成。留存至今的亚马逊族绘画或雕刻描绘的也多是战斗场景，或梳妆打扮的画面。

亚马逊族有许多漂亮又英武的女战士，她们热情妩媚、敢爱敢恨、决不背信弃义。希腊神话中只有三个英雄曾战胜过亚马逊人，即大力英雄赫拉克勒斯、雅典城邦的建立者忒修斯，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



第 18 集《别了，大哥》：和麦克斯一决生死的外星女战士米丽娅。

⁵ 亚马逊族是在黑海附近居住的古老族群，位于今天土耳其北部的特尔莫冬河附近。“Amazon”一词来自印度伊朗语系，南美洲的亚马逊河（Amazon）得名也与此相关：16 世纪的西班牙探险家 Orellana 在南美洲的一条大河上和一个女性部族发生了冲突，遂将之命名为“亚马逊”。

《太空堡垒》中的女巨人族和亚马逊氏族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清一色的女子，漂亮英武，热衷战斗。在这些女战士之中，米丽娅的传奇身世又与亚马逊族的女王希波吕忒（Hippolyte）和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极为神似。

希波吕忒和彭忒西勒亚都是战神阿瑞斯（Ares）的女儿。英雄忒修斯（Theseus）年轻时在冒险途中路过亚马孙海岸，好战的亚马孙女子不惧怕这个魁梧英俊的男子，忒修斯也偷偷爱上了她们的女王希波吕忒。临别时，忒修斯邀请希波吕忒登上自己的船，她上船后忒修斯便马上解开了缆绳。忒修斯和希波吕忒回到雅典之后结了婚。亚马逊人对这种骗婚行为极为恼怒，便攻打雅典想抢回女王，但此时希波吕忒已经爱上了忒修斯，她决然倒戈，和丈夫肩并肩与亚马逊人作战。战斗异常惨烈，最后彭忒西勒亚的一支飞箭无意中刺死了她。亚马逊之战的结局是，雅典人和亚马逊人缔结了和约，亚马逊人退回黑海边。——希波吕忒的故事有可能是希腊神话中最动人的“倒戈”事件了，米丽娅同样如此：为了“爱”和“保卫城邦”，一对异族男女走到了一起。

希波吕忒的姐姐彭忒西勒亚的故事，则与亚马逊人对特洛伊人的增援有关。特洛伊战争中，彭忒西勒亚率领十二名亚马逊女英雄连杀数名希腊将领，希腊军队溃败时阿喀琉斯（Achilles）加入了战斗。阿喀琉斯杀死彭忒西勒亚后摘下了敌人的头盔，尽管彭忒西勒亚脸上满是鲜血和尘土，容貌却依然姣好动人。阿喀琉斯后悔不已，目不转睛地看着被自己杀死的女子……在《可曾记得爱》里，带血的头盔落下后女巨人米丽娅方才露出了真面目，麦克斯也同样惊叹道：“真美啊！”



阿喀琉斯被彭忒西勒亚的美撼动。

其实，米丽娅可说是彭忒西勒亚和希波吕忒姐妹俩的合体：一个英勇无敌，虽败在英雄手中，却以自己的美撼动了英雄；另一个则“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敌人，又为爱情和责任毅然倒戈，转而又和自己的族人开战。

不过，如果撇开传奇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谈，亚马逊女子也始终是以氏族、城邦利益为第一位的。希波吕忒的“倒戈”一则是出于对忒修斯的爱情，一则是出于对雅典城邦的忠诚；彭忒西勒亚则为了偿还误杀妹妹的罪过而来到特洛伊助战，直至战死沙场。《太空堡垒》里的米丽娅也是一位决不背信弃义的女子，她和麦克斯婚后便成为了一名保卫 SDF1 的忠诚勇士。由此，我们米丽娅的叹服中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理解和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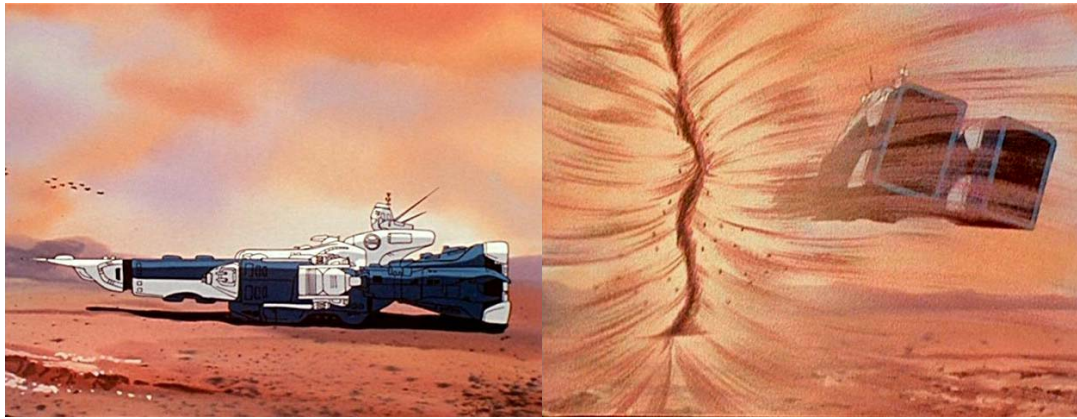
第 27 集《武力》：“我和你一起走。”

幸运的是，《太空堡垒》给了米丽娅一个远比希波吕忒和彭忒西勒亚美满的命运。相较于丽莎和瑞克、克罗蒂娅和福克“一路磕磕碰碰”的爱情，米丽娅和麦克斯虽然过分“神奇”，但又显得特别温馨、特别融洽。其实，《太空堡垒》讲述的正是人类由于“生存”和“战斗”而彼此长久隔阂，不了解男子的女子和不熟悉女子的男子相遇相爱的故事。但愿忒修斯和阿喀琉斯的“惊鸿一瞥”和“深深遗憾”都不要再度发生。

火星Mars

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火星是第四颗行星。肉眼就可以看到，火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火红色亮星。因此，古代希腊人直观地赋予了火星战争、军备、炎热、武器、干旱等象征。罗马神话因袭希腊神话而来，把火星想象为披挂盔甲、浑身是血的战神玛尔斯（Mars，火星）。在天文学中，火星的符号也就是玛尔斯的长枪和盾牌的组合。

此外，火星也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1976 年美国发送维京号登陆火星，探测生命迹象、采样火星大气层、分析火星土壤。此后人们又提出了载人飞船登陆火星、人类在火星上居住等计划。



第7集《再见，火星》

由于这些神秘的色彩，火星在幻想世界中总是与“战争”、“军备”、“居住着生命的外星球”相关。《太空堡垒》也不例外。第7集《再见，火星》里，太空堡垒为得到军备物资而登陆火星，却意外遭遇凯龙，发生了一场恶斗；而火星上虽然一度有人类基地存在，但生命还是由于某种不明原因消失了。

《可曾记得爱》不仅开场的战斗始终以火星为背景，而且相对于《超时空要塞》增设的故事背景更与火星相关：大约在五十万年前，一个叫“普罗多卡迪”的古文明在科技发展到顶点时，男人和女人开始了长达数万年的战争。居住在地球上的普罗多人将都市沉入大海离开了，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拾文明，学会男女共同生活。其实地球人、杰特拉帝人、赫尔特兰帝人都是普罗多人的后裔，他们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普罗多卡迪”，这个伟大的文明就是火星文明的后代（舰长在与杰特拉帝人缔结和平条约时所言）。火星文明，其实就是隐藏在《太空堡垒》中未解的基因之谜的答案。

洪水之后

很多古代文明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苏美尔神话、希腊神话、旧约故事、中国神话、印度神话。大部分洪水神话描述的都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神降大水，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能活下来。这些劫后余生者，都是信神并照着神的要求去做的人，而且幸存者就是神话中人类的始祖。

例外存在于希腊神话中。希腊神话中的青铜时代，人类在世上四处行恶，宙斯便决定用洪水毁灭生灵。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事先得到了父亲的警告，登上了一条大船。洪水到来时，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驾船驶往帕耳斯索斯山（一座非常高的山峰）。丢卡利翁看看周围，大地荒芜泥泞，如同墓地一样死寂。他流下了眼泪，对妻子皮拉说：“我的爱人，极目所至，看不到一个活物。大地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活着，其他人都被洪水吞没了。……我们两人孤单地活在这荒凉的世界里，又能做什么呢？……”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哭完后，他们来到荒废的圣坛前跪下，向女神忒弥斯祈祷：“女神啊，请告诉我们，该如何再创造已经死亡了的一代人类，啊，帮助世界再生吧！”——后来他们果然在女神的指示下再造了人类，这是新一代刻苦勤劳的人。希腊神话不同于各国洪水神话之处是，丢卡利翁和皮拉出于意外才生存于洪水之中，并不是神拣选的人；他们也没有成为人类的始祖，而是向身后丢石头，由人自己造出了人。



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向女神祷告

希腊神话生动地刻画了幸存的一男一女（他们不是道德完美者）面对荒野时的深深孤独，和再生文明的希望。《太空堡垒》在自己的尺度上复制了这一经典画面。

《太空堡垒》

（战斗机降落在一片荒原上。繁星满天，镜头下移）

丽莎：好像战斗结束了。

瑞克：是的。

丽莎：我怀疑周围是否还有人？（语气有些沉重）

瑞克：你是什么意思啊？

丽莎：（低头）唔，我们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太惨了，只留下我们两个。（声音渐低）

瑞克：（镜头拉近瑞克，他两眼炯炯有神，望向前方）——不要太悲伤了，你说是吗？

丽莎：（略带惊讶）什么？

瑞克：（仍然眼望前方，语气肯定、乐观而自信）至少你不是独自一人。

丽莎：（双眼凝视着他）“哦，瑞克——”

（明美的歌声渐起，太空堡垒随太阳一同出现在地平线上）

明美（唱）：We will win, we will win, we will win...

《太空堡垒》里不乏大灾变后的死寂和孤独：“我怀疑周围是否还有人？”《超时空要塞》也用歌声把文明毁灭后的重生衬托得十分生动：“细小的绿洲，我们的故乡……”（《我的美丽家乡》）。《可曾记得爱》中，主人公辉和未沙甚至单独在地球上生活了一个月，调查了地球上一万五千公里和外星人的都市太空船，而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这是比《超时空要塞》严酷得多的故事设定，也更加突出了大灾变后幸存男女的心理。——不过，它们共同的言下之意仍然是：只要世界上还存有一男一女，就存在生命繁衍的可能，文明也就一定会新生。

去超太空

伴随着洪水等大灾变的，是移民外太空的想象力。

最先提出移民外太空设想的并不是发明了现代飞行器的一代，而是古代希腊人。希腊科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猜测月球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世界，并认为相信宇宙中的天体和地球的性质大致相同。他很仔细的观测过天象，认为月亮和行星也和地球一样，月亮上面也有山和居民。他也第一次提出月光是日光的反射，并用月影覆盖着地球、地影覆盖着月亮来说明日食和月食。另一位希腊哲学家梅曲鲁多罗斯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如果浩瀚宇宙中只有一个可以居住的世界（地球），那会是多么荒唐的结论。



阿波罗 11 号徽标：宇宙的暗影中，地球冉冉升起。

希腊人凭借科学理性推测出了移民外太空的可能，并意识到生命的现象不应只是地球的专利。这些观点和“地球位于宇宙中心”的地心说、圣经创世纪故事截然不同。可惜的是，西方世界曾经长久地遗忘了希腊人的智慧。直到 15、16 世纪哥白尼才萌发了“太空飞船”的梦想，布鲁诺才大胆宣称：“宇宙中有无数的太阳、地球，它们环绕着自己的太阳旋转。在这些星体上，居住着各种生物。”

《太空堡垒》第 36 集（最后一集）集名是《去超太空》（To the Stars）。经过深思熟虑，格罗弗舰长决心派 SDF2 离开地球“去超太空”，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转移未来战争的阵地、保护地球，二是“地球是生命摇篮”的想法。

格罗弗：我们的地球是颗美丽的星球。想到不久就要离开它，真有点舍不得。

丽莎：离开！？你说什么，长官？

格罗弗：这就是新飞船要干的事：人类已经成熟，摇篮可以丢弃了，到外太空去争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丽莎：什么？

格罗弗：那就是我们的使命，上校！到外太空去，去发现机器人部队的踪迹，找到他们栖身的星球。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人类已经经受不了上一次那样大的破坏了。

公元前 6 至 1 世纪的古代希腊人对星空的观测，不仅在神话和天文学中留下了印迹，而且将热爱智慧、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传递了下来。其实，古代希腊人的问题和现代宇宙探索者的问题完全一样：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之外，是否有存在生命的可能？如果他们存在，我们是否应该想办法去寻找他们、和他们交流？如果他们的文明处于远远强大于我们的位置，人类又应当如何面对？

希腊神话流传至今，普罗米修斯时常被视为来自外星、传播文明火种的宇航员，而代达罗斯则代表了最古老的长出翅膀的理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实现了从发明飞机到考察船飞向火星的跨越，但是，世纪末的科幻故事也开始讲述战争灾难和生态灾难的阴影。

北欧神话

日本动画善于从世界各种神话中广泛选取素材。例如，《魔侦探洛基》的设定便来自北欧神话里的邪神洛基（Loki）。又如宫崎峻《龙猫》中的大树，也是由北欧神话中的巨人演变而来。

北欧神话起源于冰岛及纳维亚半岛，为日尔曼人的支族纳维亚人所传诵。在北欧神话中，世界的创生是诸神与巨人的战争。世界在战争之中成形，因而充满了黑暗和争斗。北欧神话不同于希腊神话天马行空般的智慧和美丽，它以描述战争为其重要特色。

瓦尔基利Valkyr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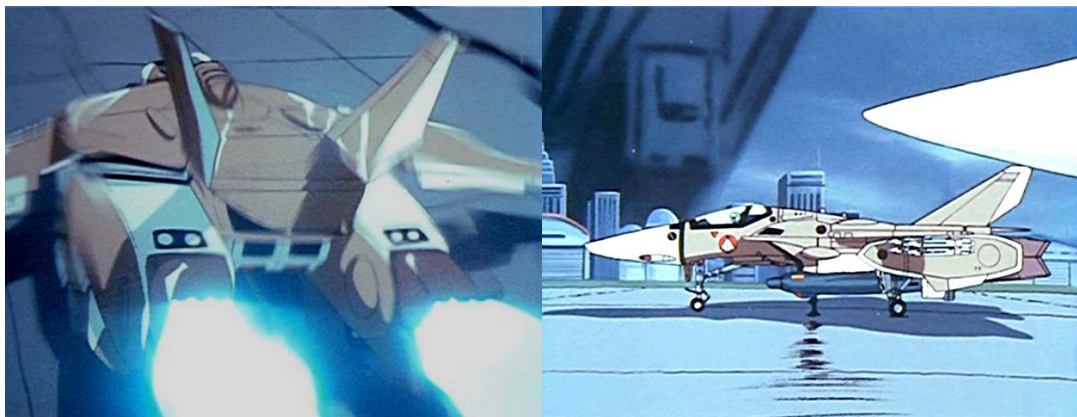
承接七十年代末《机动战士高达》引发的机器人动画热潮，于 1982 年播出的《超时空要塞》将“写实机器人”的概念推进了一步。在《超时空要塞》中设定了 Battleroid 和 Deathroid 两种机器人。Deathroid 是以战车等地面兵器为出发点所设计，具有炮击或格斗等多种不同型态的机器人。Battleroid 则是以美国海军新锐战斗机 F14 为蓝本设计的战斗机，可以变形成为机器人型态。它是一种次世代全领域战术可变式战斗机，以北欧神话中的女武神 Valkyrie 命名。

北欧神话以悲壮的英雄故事为特色。女武神瓦尔基利（Valkyrie）奉主神奥丁的命令，到人类的战场上挑选勇敢的战死者，带到瓦尔哈拉神殿（英灵殿）。北欧神话中的巨人拥有毁灭神的力量，因此诸神必须不断寻找英勇的人类，让他们和诸神一起参加最后对巨人的决战。



女武神瓦尔基利

女武神瓦尔基利（Valkyrie）是美丽的少女，她们头戴金盔，身穿红袍，举着矛和盾，骑着黑马。被瓦尔基利选中的人类战士会得到无限的荣耀与力量，在战斗中获得胜利。但英雄的另一面却是悲哀的：被选中的战士最终要接受瓦尔基利的死亡之吻，难逃与诸神一同毁灭的命运。北欧战士在战场上看见瓦尔基利，便知道自己时辰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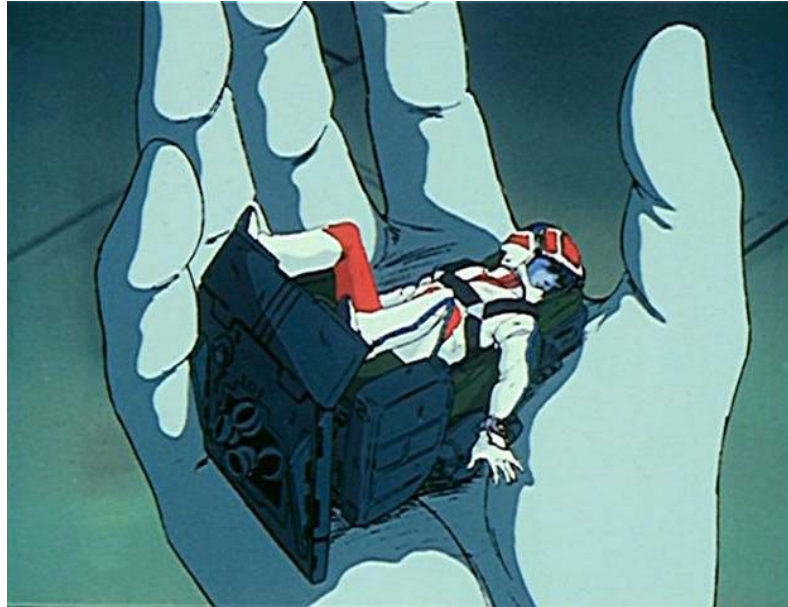


第 1 集《诱敌深入》：出发的 VF 战斗机

《太空堡垒》中最明显的例证是福克和本的牺牲。不过，个人认为《太空堡垒》对“以战死沙场为荣”的渲染是适度的。毕竟，Valkyrie 战斗机在更多时刻象征着勇气和速度，而不是死亡和哀愁。而且，由于几位可爱少女（明美、丽莎、米丽娅）的加盟，VF 的演出也会显出轻捷、柔和、顽皮的一面。

巨人

西历 1999 年，一颗巨大陨石坠落在南太平洋亚塔利亚岛。人类勘察研究发现，这颗陨石是一艘巨型宇宙战舰，生活在其中的生物可能是地球之外的高智慧生物。他们比人类高九倍，是名符其实的巨人族。



巨人高大又孤独，比人类更靠近战争和创痛

世界各种神话中几乎都有巨人的传说，但是只有在北欧神话里巨人才是完美的战士。北欧神话中巨人族身材高大，在力量和智慧上足以和神族较量。为保护人类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神族和巨人族争斗不休。北欧神话里最惊人的一幕便是神和巨人的最后之战（诸神的黄昏），战斗的结局是神、巨人和世界同归于尽。这是在其它各民族神话传说中难以见到的惨酷想象。

《太空堡垒》的设定与此非常相似，天顶星人也是一个巨人战士种族。基因改造不仅增大了他们的体形，而且使他们热衷于战斗、不为恋爱和生育打扰，是战争的完美工具。《太空堡垒》中的变形战斗机在设定上采取变形为“人形”的理由，正是因为敌人是身高十几米的巨人族。第 10 集《雷达被毁》中，VF 战斗机和天顶星元帅布利泰有一场近距离搏斗。天顶星人的基因使巨人战士不仅能在无氧真空中短暂生存，而且更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和创伤，VF 战斗机于是优势尽失。

不过，这些巨人虽说是战争的完美工具，却在与地球文明的接触中暴露出了种种缺陷。在第一次机甲战争中，天顶星人的文化禁忌被地球人逐步摧毁。他们和地球人结盟，并尝试缩小身体，融入人类社会。

《太空堡垒》的故事也和北欧神话有所不同。北欧神话里巨人是力量足以对抗神祇的异族，世界也毁灭于双方势均力敌的冲突。《太空堡垒》里巨人和人类虽然也“势均力敌”，但歌声和文化最终还是让宇宙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日本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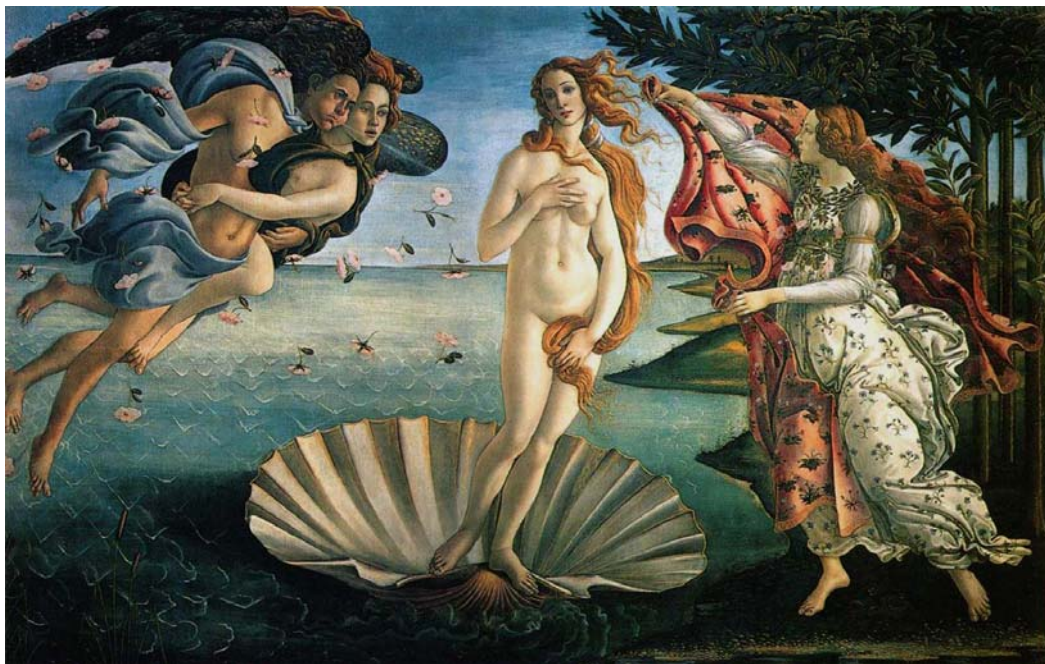
对日本文化的评价，有一种说法是其“可畏却不可爱”。不过，可畏的日本人为何能屡屡创造出可爱的动画，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笔者认为，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才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关键，它早在唐文化进入日本之前很久便已形成。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存留在日本人血液中的因子，才是造就了《超时空要塞》和《太空堡垒》的基本品质。

女性之美

第4集《长久等待》中，明美洗淋浴时有一个全裸镜头。奇怪的是，这个镜头不仅不别扭，却反而好像出现得十分“恰如其氛”。

日本神话中的神一直是自然神，由天地万物做神的代表。日本的风俗也是在适用、美观之外，凡事皆不须掩饰、隐蔽，要任其自然。这种风俗使他们下笔不避忌人体，反倒把人体作为了一种赞美来处理。所以许多时候日本人能抓住别人把握不住的艳美，他们的美人从体态到表情都绝对不同于营养充足的美国大妞。

在《超时空要塞》里，很显然明美是青春和美的化身，创作者因此给予了一条辉和观众们充分的窥看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洒脱、有礼地面对如此的少女形象确实是一个考验。



维纳斯从海里诞生

对待人体，和日本人持同样特别坦白态度的只有古代希腊人。希腊人崇尚力量和自然，认为拥有矫健美丽的身躯是极大的光荣。希腊神话中，美神维纳斯诞生时海面上浮动着万道金光，随着波浪的起伏一位美丽少女升出海面。她的眼神深沉柔和，长发铺散在白皙的身体上，美得难以形容。

其实，爱的实质、美的意识，都发源于一种由活生生的肉体带来的“真”。《超时空要塞》的率真之处是，它既不鼓吹遮遮掩掩（明美洗澡就是洗澡），也不吹捧清心寡欲（辉偷看就是偷看）。通过“不自欺欺人”的眼光，我们才拥有了一份有灵性的美的感受。

我们为什么被美征服？为什么被美丽的人深深吸引？因为“美”和“美丽的人”透露了“健康”、“和平”，和“希望”是什么的秘密，这些都是来自远古时代的人类基因密码。在地球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我们要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珍惜每一个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努力，这也正是“女性美”的精彩之处。

勇敢坚强

不少朋友不喜欢《太空堡垒》的日本原作《超时空要塞》，主要是因为其中或多或少的军国主义文化和大男子思想。这论断并不错，但是也应当看到《超时空要塞》中那种少见的蔑视权威、勇敢坚强的人物性格。正是这些品质创造了一个饱满的情义宇宙，和自由飞扬的生命感觉。

日本人相信只要勇敢坚强，任何事都能做到。每个日本人都不应辜负神的后裔之名，应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和意志。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日本人有可能具备两类截然相反的性格：对上级既可以服从，也可以反叛。出于情义一个人必须服从上级，用福祉来报答恩情；但当一个人认为反抗上级能达到更高的完满时，他就会违逆上级的命令，甚至直接向上级反击。

《超时空要塞》里的一条辉一直有意无意违抗着未沙和福卡的命令，并教训未沙要尊重飞行员的生命。未沙则为了 SDF1 和七万麦克罗斯市民向联合政府请命，不惜为此忍受反叛亲情带来的苦痛。这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偶然，未沙的父亲、舰长和杰特拉帝人同样敢于在命运的关头违逆上级命令，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叛变”是人类和杰特拉帝军队同样面对的问题）。

例如，《超时空要塞》第 27 集辉收到未沙的求救信号，决定马上去救她。辉的对话就不同于《太空堡垒》的设计，辉强调的是：正因为处在命运的关头，才更必须依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超时空要塞》

未沙：不要来！你也会有危险的！

辉：那样的命令，我从来就没有遵守过呀！

《太空堡垒》

丽莎：不，你不能来，瑞克！这太危险了！

瑞克：有点危险算什么，我马上得把你拉出来！

不能否认，正是因为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人和事，人生才变得精彩、未来才变得值得期待。“抗命不遵”在这里不必理解成西方式的个人英雄行为。日本人相信，人和神有着共同血缘的关系，是宇宙间最了不起的造物，因此人应当在自己的行为上追求完满的境界。在尊祖忠君之外，他们也十分关心如何锻炼自己，发展勇敢、刚毅、智慧等品质。

可以说，《超时空要塞》里塑造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勇敢坚强的。哪怕是有些傻气的壮汉柿崎，也为观众们带来了壮烈牺牲的一幕。明美更是面对数百万敌舰

慷慨而歌，最后尊重辉的选择和自己的事业，坚强地离开。做任何事都全心全意投入、保持昂扬的精神意志是日本的民族性格，也同样是我們欣赏的《太空堡垒》人物性格的基本组成。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公元 1999 年 7 月 1 日，一颗坠落在南太平洋亚塔利亚岛的巨大陨石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在调查之后发现，这颗陨石事实上是一艘外星人的宇宙飞船。《超时空要塞》的故事前设虽然一笔带过，其实却是有着非常真实的源头。

400 多年前，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人写了一部名为《诸世纪》的著作，在第十卷中有首诗这样写道：

一九九九年，七月，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蒙古大王重新出现，
这期间，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

一些西方人士和日本人五岛勉认为，《诸世纪》的预言应验成功率非常高。他们为“1999 年人类大劫难”找到的证据是：1999 年 8 月，从地球上看来，太阳、月亮和除地球之外的太阳系八大行星，大体上分别处在四个成 90° 角左右的不同方向天区，组成所谓的“十字架”，而且都集中在四个颇有点“蹊跷”的星座里，即：狮子座、天蝎座、宝瓶座和金牛座。预言者们认为，由于人类的自私和自负，违背了上帝的教诲，上帝决意惩罚人类。因此，发怒的神从天国派出了与前述四个星座相关联的动物，到地球上横行施虐。

在五岛勉的解释中，“大十字”是作为“恐怖大王”的诱因而存在的。恐怖大王的出现有两种可能解释，一类与人类活动有关，一类与天外来物有关。空间袭击、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化学烟雾属于前者，彗星撞击、外星人进犯则属于后者。在很多人看来，彗星是主神愤怒的信号，预示着人类的灾难。在此，且不说“彗星撞地球”是否不能提前观测、预警，是否完全无法避免。且说“外星人进犯”，这是形迹可疑的预言家们对“恐怖大王”最富于幻想的解释。在很早的年代里人类就开始关注地球是否是唯一存有高级生命的星球，幻想外星人到来实在不足为奇。五岛勉之类的预言家们把“恐怖大王”说成是“外星人进犯”恐怕已不仅仅是无知妄说，而更是试图耸人听闻。

可惜的是，标新立异的胡说和无聊无趣的末世论在任何年代都有其市场。20 世纪虽然名为一个“实现了飞行的梦想”的科学世纪，却也并不例外。而从恶魔希特勒出场之后，《诸世纪》的信徒们更忙于解释旧预言和发表新预言。——其实，SDF1 正是“恐怖大王”后一类解释（彗星撞击和外星人进犯）的综合体现。在《超时空要塞》中，它也多次上演了“从天而降”一幕。最经典的除了开场的“彗星撞地球”之外，莫过于第 13 集《返回地球》了：由于刚刚完成变形，SDF1 机体多处故障，燃料也将用尽，SDF1 被迫落入海中。与此同时，这个“恐怖大王”也多次对地球造成危害，如飞上天空时吸入麦克罗斯市市民七万人（第 3 集《城市上天》），又如发生大爆炸致使安大略地面受害（第 19 集《壮烈牺牲》）。



第 13 集《返回地球》: SDF1 在海中迫降 第 36 集《去超太空》: SDF1 从湖中升起

但是，幸运的是“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因为“幸福”绝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名义”被一些无知妄人掌握。对人类来说，幸福是一种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东西。恐怖大王 SDF1 以它降落地球之后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战乱和灾难中真正的幸福使者。所有 SDF1 的成员都应当为此骄傲，因为正是在人类手中，SDF1 才从恐怖大王转变成了和平和自由的载体。

《太空堡垒》的故事前设与《超时空要塞》相同，同样是 1999 年 7 月，同样是貌似彗星、而后被鉴定为外星飞船。但是，对于“大预言”背后的灾变说和末世论，《太空堡垒》显然并不认可。第 14 集《舰长汇报》，丽莎对舰长的回答是和《超时空要塞》里的未沙截然相反的。

《太空堡垒》

格罗弗：当我开始指挥太空堡垒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预感到可怕的事将会发生。这是一种说不清楚，莫名其妙的感觉。那种可怕的事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丽莎：哦，舰长，你这种想法不对。

格罗弗：太空堡垒里隐藏着秘密，丽莎。——它是什么呢？

《超时空要塞》

舰长：从我决定乘这艘船的时候开始，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那就是当这艘船起航后，会对我们或人类会造成无可挽救的事情。

未沙：你的预感果然不错呢。

舰长：对我们来说，“超时空号”究竟是什么呢？

创伤感的见证

随着“恐怖大王从天空降临地球”的预言，SDF1 和由它引发的某些“无可挽救”的故事开场了。这样的设定，不由得使人想起 1973 年的日本畅销小说《日本沉没》。它们表述的是相同的主题：“沉没后残存的日本人与地球，之后的命运将会怎样？”

二战之后的日本存在着群体的创伤感，不少日本动漫作品里都弥漫着这种气氛。明美的歌声也是这种创伤感的最佳见证。《可曾记得爱》中明美一出场便是她的首次演唱会：“离开地球已经五个月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大家都曾有过悲

痛的回忆，但是，希望你们今天全忘掉它！”——那悲哀的色彩仿佛毫无时间的距离，渗入观众胸中。这种感觉并不只见于日本动漫，但是在日本动漫中却特别强烈。它们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用通俗的歌曲赞美生死和恋爱。奇异的是，血腥的战斗和美艳纯洁的少女，却能同时让人感觉到人生无告无常的惘然……



第 19 集《壮烈牺牲》：爆炸摧毁地表

第 35 集《节日问候》：SDF1 的圣诞灯光

也因为此，明美才成了一个象征着创痛和希望的超级偶像，她的偶像身份注定是双重的。《超时空要塞》的故事设定也一再验证着这一猜想。一方面，明美最终没能得到她向往的爱，孤独地唱着歌离开；另一方面，当辉和未沙的飞船离开地球时，她却又出现在豪华的剧场中，让人们又能够有所期盼。在对明美这个人物的把握上，美国人显然逊色很多。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正是日本人笔下创痛和期盼的双重性。⁶

共同体意识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动漫作品中的创伤感也被巧妙地导向了对和平、幸福的企盼中。几乎总是在地球遭受重大灾变或外星人入侵后，地球上相互争战的国家便意识到未来共同的险境，于是搁置冲突、组成联合政府。各国联合起来对外星人进行战争，——这至少体现了人类对科学技术、未来生活怀有的某种信心。企盼“和平共存”既冲淡了创伤感，也赋予日本动漫某种乌托邦幻觉。

在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上，日本人很少伪装或假正经，他们有时甚至显得非常天真任性。《可曾记得爱》中身穿荧光演出服的明美在失重的太空舱中快乐地飞来飞去，未沙则用发现的外星人餐具扮家家酒，辉被这些孩子气的热情深深感动了。《超时空要塞》总是利用战斗和歌声间歇中向观众诉说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企盼，这也是经改编后的《太空堡垒》那健康、温暖之感的最重要来源。

此外，《超时空要塞》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对和平幸福的企盼甚至超越了地球的界限而扩展至整个宇宙。杰特拉帝人和人类一样，也是既难以忘记创伤、又满怀希望的族群。一切正如明美所说：“以下的歌曲，是从一块杰特拉帝人自古相

⁶ 不必否认，《超时空要塞》的最大缺陷正与其民族性格相同：一味沉溺于创伤感，而极度缺乏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思。——当然，类似“原子弹爆炸”这样的悲剧本不该发生，更不要再度发生，日本人的遭遇让人同情。但是，在“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中，日本人当然必须以后者为重。因为正是每一个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退让，使得他们自己遭害、并让世界蒙受巨大创伤。日本人对后一个身份极其缺乏反思，这种生存态度将来有一天肯定会让这个民族遭受更大的创伤。

传的记忆板中得到的。但是很可惜，这块记忆板里没有记录歌词。所以我们希望要塞的作词家，能为这首歌填上歌词。希望在宇宙中流浪的杰特拉帝人也能听到它，让我们携手创建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世界。”

日本岛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早的年代里就孕育了日本人较之其他民族更为强烈的危机感，并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对日本人来说，共同体是第一位的存在，优先于个人。可以说，正是这种“共同体意识”催生了日本动漫中大量的联合国想象（日本动漫中的人物经常来自五洲四洋，也是一个明证）。在《超时空要塞》里，SDF1 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坚强核心，联合政府则是一个绝对优先的“第一位的存在”。

“共同体意识”明确地反驳了对 SDF1 产生的一个错觉，即希伯莱神话（犹太人的神话）中的“方舟”之喻。的确，SDF1 搭载了七万市民在太空中巡游冒险，并在地球遭遇毁灭性打击后返回，重建城市和文明。但是，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诺亚方舟”的存在是由于上帝要用洪水毁灭不洁的大地，只留下道德完善的一家人。当洪水退去时，上帝提供给诺亚的，是一个绝对干净的生命绿洲。而《超时空要塞》中，要塞遭遇的是处于文明困惑中的外星力量，大毁灭之后的人类共同面对的也只是荒芜的大地和重建的艰辛。其次，SDF1 不像“方舟”那样具备恢复地球生机的能力。它所搭载的乘客太少，不足以提供生物的多样性，更不足以应对各种未能预料的情形。其实正如 SDF1 军官们所言，要塞之所以能多次逃离劫难完全是由于“莫名其妙”的幸运。就文明的寓意而言，要塞是一艘“同舟共济”的船，而绝不是一艘“拯救世界”的船。



第 27 集《武力》：SDF1 和地球“命运与共”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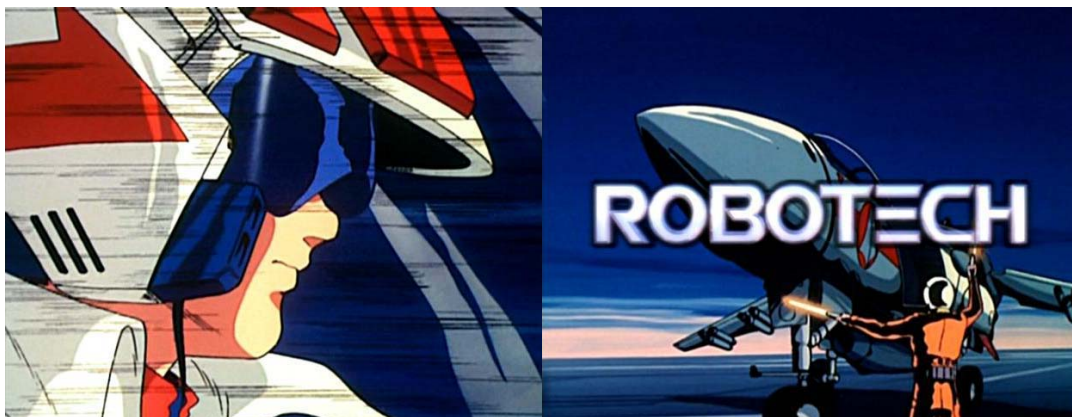
不过，在“第一位”的联合政府与“同舟共济”的 SDF1 之间，也始终存在着冲突。对 SDF1 来说，联合政府是一个让人“强制服从”的超级权威，而这个权威又由于僵化的脑筋而变得不可理喻地固执（超级大炮是一个明证）。一方面，SDF1 的军官们确实做到了冒死向上级反击；另一方面，他们也懂得在关键时刻为地球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愿望（例如第 20 集《离乡背景》SDF1 第二次离开地球，第 27 集《武力》SDF1 充当吸引敌人注意力的靶子）。不管怎样，地球的利益都是

第一位的。

其实，不论机智又强健的 SDF1，还是带有强权独断色彩的联合政府，其“共同体意识”都对今天的世界极具意义。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气候变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全球疫情等，已经对人类生活质量与世界繁荣前景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一旦发作，就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或许这也是《超时空要塞》和《太空堡垒》在世界各地至今声名不减的原因之一：学会爱护这颗蓝色的星球，学会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学会为每一个人争取有尊严地生活的机会。

如果说 SDF1 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唯有“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才有可能减轻“恐怖大王”带来的危害。

美国人的贡献



《太空堡垒》的两帧片头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放门户以来，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东方的“小希腊”。日本人对自然、音乐、勇敢精神的爱好，都与西方世界自古希腊继承的品质相合。因此，美国人接手留有大量神话痕迹的《超时空要塞》并不困难。但与此同时，美国人的本土化工作也植入了现代人文精神。美国人改造《超时空要塞》主要是通过对话和音乐，《太空堡垒》的人物对话更加健康丰满，音乐则更显自信乐观。

理性

在日本人制作的《超时空要塞》里，一面是艰苦卓绝地用意志去求取生存，一面是深藏的创伤感和幸福幻觉，这之间缺少健康的处世之道的调和。

这种冲突最明显地体现在“歌声”和“文化”的概念上：无论怎样努力，日本人都难以弥合“爱在流逝”带来的感伤，更无法说清“歌声解决一切”、“文化战胜争端”背后的原始心态和故作神秘。美国人则不相信仅仅由歌声、爱和文化就能锁定胜局，因为任何精神致幻剂都不能充当文明的真正“武器”。因此，《太空堡垒》把《超时空要塞》中文化态的“史前文明”改编为实体态的“史前能量”，由此将 SDF1 的神力之源最终锁定在了“有情的理性”和“不夸大的浪漫”之上。

《超时空要塞》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相当成功，但也偶有败笔。例如人物有时

做事过分顶真，或出奇地顽固，由此引发极端事件。《超时空要塞》最后一集里，未沙对舰长直言自己决心退出军队，一个人去遥远的地方。美版《太空堡垒》则弱化了这一极端行动，当丽莎说出辞职想法时，格罗弗舰长的回答是：“上校，你不能因为愚蠢的罗曼史而放弃你的责任！”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

日本人有极强的自尊心，严格的道义要求使得长辈的嘲弄、上级的轻辱被视为年轻人前进的动力。但是，对待可爱的少女冷漠粗鲁、对对方的好意无动于衷，却又可能是日本人眼中的好青年。《超时空要塞》中的早濑未沙和一条辉的关系其实正来自这两个生存悖论，二人在上级和下级、爱情和孤寂中始终纠缠不清。

美国人也弱化了这些奇怪的道德悖论，《太空堡垒》的爱情关系要愉快、明朗得多。从第7集《再见，火星》开始，《太空堡垒》就一再利用对话、解说词过渡瑞克的感情倾向。第18集《别了，大哥》，当日版里的两个人还在病房中斗嘴时，《太空堡垒》里的这一对其实已经理解了对方，打算和解了。

《太空堡垒》

瑞克：谢谢你，丽莎。你会再来吗？

丽莎：不大可能，中尉。我非常忙。（关门离开）

《超时空要塞》

辉：多谢。

未沙：原来你是会讲“多谢”的啊！（关门离开）

美国人理性又实际的生活态度修正了日本性格遗留下的一些怪论，《太空堡垒》的人物给人以健康大方、活泼机警的印象，也因此使另一种人文精神的深入有了可能。

光荣



第1集《诱敌深入》：泊在海湾的SDF1和航母

弱化日本痕迹之后，《太空堡垒》大力强化了自己的东西，例如光荣和梦想。所谓“光荣”，频频被美国人用来表述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这个词汇已经成为美国精神中不可变更的部分。例如，第16集《战斗召唤》中，对一个不该有的“失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便截然不同。美国人显然认为，在责任面前不能有任何推托或借口。

《太空堡垒》

格罗弗：哦，丽莎中尉，我要在大家面前表扬你，今天你干得太好了！

丽莎（哭音）：谢谢你，舰长……

《超时空要塞》

舰长：早濑上校，你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一下吧。

未沙（哭音）：……是。

第20集《离开地球》，舰长发表完对全体市民的讲话之后，日版和美版中明美唱的歌也完全不同。《超时空要塞》中明美唱的是：“细小的绿洲，我们的故乡。绿色的地球啊，将来一定会回去的！在日出之前别改变模样，在心中美丽的地方。”（《我的美丽家乡》）虽然唱着“一定要回来”，却感伤有余，动力不足。《太空堡垒》唱的是：“All bells are ringing, my dreams has finally come true. This is my time to be a star.”（*My Time To Be A Star*）青春的亮色令人感奋。

又如第27集《武力》，《太空堡垒》里明美的攻击武器是如战歌般的 *We Will Win*。《超时空要塞》是歌曲联唱，重心落在最后一曲《爱在流逝》上。《爱在流逝》虽以反战为主题，但旋律拖沓粘糊、是一曲自恋自艾的苦难咏叹调。*We Will Win* 同样面对着弥漫于天地间的死亡，却不屑于向“痛苦”彻底缴械投降：

Life is only what we choose to make it.

Let's just take it,

Let us be free.

We can find the glory we all dream of.

And with our love, we can win.

——*We Will Win*

面对让日本人悲愁不已的东西，《太空堡垒》明朗地回答：Let's just take it！接受“苦痛”，转而去寻找梦想里的“光荣”。因为 Life is only what we choose to make it，生活正是由于人们的选择才产生了不同。

由此，美国人心中的“光荣”就构成了某种比“爱”还要饱满的东西，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生命等同（日本人仍然幽怨地说着歌声和爱）。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第36集《去超太空》中丽莎对明美的经典一问。

《太空堡垒》

丽莎：如果你真心爱他，让他去！他是飞行员！那是他的生命！

《超时空要塞》

未沙：明美小姐，你究竟为谁唱歌？是为自己？还是为爱你的人？

其实，所谓“光荣”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太空堡垒》里那些平凡的英雄正是在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中逐渐培养出了对“光荣”的永远尊重。因此，《太空堡垒》最后一集以超凡脱俗的英雄主义气质让舰桥上的指挥官全部牺牲，完全符合“光荣”的逻辑。而其中的点睛之笔，无疑是格罗弗将军在

最后时刻将丽莎推进弹射舱（留下指挥官丽莎，象征着必须为未来留下可能和希望）。这种爱的彻底的“不自私”不仅向观众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大团圆”的心灵慰藉，而且为《太空堡垒》留下了一个美好又庄严的遐想空间。

为光荣而来，因光荣而去，这才是美国英雄对“如何生活”持有的回答。

梦想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艰苦拓荒、征服大地的传统让他们既骄傲自豪，又满怀梦想。《太空堡垒》里同样包含着这种独特的人文情怀。例如，第4集《长久等待》里，歌曲 *To Be In Love*、明美和瑞克的对话始终围绕着“梦想”的主题。

《太空堡垒》

明美：瑞克，我会不会再和你一起飞行？

瑞克：只要得救了，我会整天和你一起飞。

明美：Sometimes I dreamed about falling in love. To be in love, my hero he must take me where no other can, where silver suns have golden moons, each year has thirteen Junes. That's what must be for me, to be in love.

瑞克：你的声音真是太美了。

明美：哦，谢谢你瑞克。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唱歌，唱歌使我感到幸福。我从四岁开始就喜欢唱歌了。

瑞克：可我最喜欢飞机，我最大的愿望是当飞行员。

明美：我理解你的心情，瑞克。一个人只有实现了他的梦想才有真正的快乐。

瑞克：是啊，你所努力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演员。

明美：是的，是这么想的。



第4集《长久等待》：“一个人只有实现了他的梦想才有真正的快乐。”

显然，梦想不能代替人塑造生命，但它能鼓励人去寻找自我；另一方面，梦想承诺给少年人的东西，他也必须在成长中为梦想而坚持。

第28集《反思》，日版中辉看着芳草地时默无一语，蓝天和幻影中的福卡也只是告诉他“为了喜欢的女人参军”。《太空堡垒》则在此处添加了瑞克的大段

独白，把梦想与现实的关系表述得微妙又复杂。

瑞克：我真不能相信，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可却是事实。呵，它们是真的花！长了有多久了？也许有几百年了？我当初梦想当一名飞行员的时候，似乎也在一片原野上，就像现在一样。我憧憬着当一名真正的、善良诚实的英雄，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上翱翔。……真有意思，我期望的只是去飞翔，而不是破坏。……大哥，我还在服役，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自由保卫者”：像一条健壮的看门狗，看守着一片鲜花。你能干什么呢？——以我的看法，战争是结束了，可是还有天顶星人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些巨大的外星人看上去很友好，但是有不少次我们一直成为这些“朋友”的牺牲品。我所向往的就是飞行，可是不再有飞行表演了。我怀疑你是否还记得入伍第一天所说的话……

福克（记忆闪回）：一位美国总统曾经评论道：“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不能再飞着玩玩了！”……这次你要飞，是为了你的家庭安全和你所爱的人。为了你所爱的人，瑞克！

瑞克：……为了我所爱的人飞行？嗯，为了我所爱的人！对，我该去飞了！

当我们跟随着瑞克看到美丽的野花和不美丽的废铜烂铁、湛蓝的天空和微不足道的 VF 战斗机时，不难发现，所谓的“梦想”和“现实”都因其独特性而不容忽视。美国人的心灵世界是如此地趣味独特，百态杂陈。

显而易见，瑞克的“忧郁”和日本人的“感伤”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如说那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忧郁的美感意识”。梦想的崇高和现实的残缺确实构成了冲突，但瑞克又清楚地意识到：悲哀绝不是生命的最大特点，“从容地走过”才是一个英雄应该做出的无悔选择。



第 15 集《返回家乡》：大海和天空绝不会永远如此宁静。

《太空堡垒》利用辉想心事的零散时光，把瑞克改造成成了一个喜欢想问题的青年。如果离开了诚实的思考，人类终有一天将变得不再拥有梦想（像那些外星

人一样)。“你为什么飞行?”——正是这个致命的疑问使《太空堡垒》第28集《反思》比日版高明了许多:重要的并不是看到了鲜花,而是鲜花让人思考了什么。

爱

充实又美好的爱情,是《太空堡垒》的主题之一。对于平凡但真诚的人们来说,唯有一份真爱才能和梦想媲美,也唯有真爱才能体现出生活的价值。第21集《新的黎明》,美国人把“爱情”和“对生活的梦想”联系到了一起。

《太空堡垒》

瑞克: 是的,小姐,我想恋爱就是为了要使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丽莎: 对,你说得对。

… …

瑞克: 当时我真绝望,就像只动物关在笼子里。

丽莎: ——就像一对雌雄猴子,看着人们从身边走过。

瑞克: 很高兴和你在一起。

丽莎: 你看上去也不坏。

瑞克: 是吗?

丽莎: 是的,从今天起我开始喜欢你了。

瑞克: 真好笑,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这样的人物之所以别具魅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涂脂抹粉,坦率地承认了世界上最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色彩缤纷的爱”。相比之下,日本人的“爱”只是跟随着“活下去”的意志,其中缺少的是追求的活泼和执著。

《超时空要塞》

辉: 不错,在这种生活里是需要有个喜欢的人的。

未沙: 不错。

… …

辉: 我们今后怎么办好呢?

未沙: 必须活下去,只有这样了。

辉: 只能这样吗?

未沙: 不错。

而第36集《去超太空》中美国人设计的爱情表白,则让日本人手中多少有些惆怅的生离死别升级成了真正的经典。

《太空堡垒》

丽莎: 瑞克,我爱你,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是。⁷

瑞克: … …

丽莎: 原谅我吧,明美!可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得告诉他。

⁷ 《太空堡垒》英文原版是:“Rick, I love you, I always have and always will.”上海电视台译为:“瑞克,我爱你,永远爱你。”不切,故另译。

明美：能理解你。

丽莎：替我照顾好他。再见，瑞克。（敬军礼）



第 36 集《去超太空》：“瑞克，我爱你。”

与其说这样的表白是对爱的放手，不如说它才是真正的永不舍弃。爱的秘密从来都不是“占有”，爱的珍贵在于“坚持”。

正因为此，《太空堡垒》中的“爱”和“自由”才出现了奇妙的对等：因为爱一旦失去了自由，便不复存在。“让他去！他是飞行员！那是他的生命！”这种爱的体验是双向的：如果我爱你，那么我和你就是一体；但也正因为我爱你，我才愿意你做真正的你自己。

说到底，“爱”不仅存在于面对面彼此的拥有和分享中，还存在于分离时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里。第 25 集《婚礼钟声》结尾，《超时空要塞》只有辉一句简单的“早濑上尉”，《太空堡垒》则为这段寂静补上了声音。其中，回忆里福克对“喜欢”和“爱”的分析、丽莎“啊——”的一声心灵感应，都是美国人的神来之笔。

瑞克：好了，又是一个人。在骷髅中队新指挥官隔壁，就在隔壁，麦克斯！他结婚了！和一个外星人，希望他们幸福啊。……罗伊，以前你对我说过：要先喜欢一个人，然后才能爱她。⁸我喜欢丽莎（丽莎：啊——），或许我甚至，……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想我要……

如此说来，《太空堡垒》中的指挥官丽莎之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观众爱戴的对象，正是因为她比别的姑娘多了一份爱的激情。爱的意识在她的灵魂里表露得最为冲突、最为坦白，这让我们不能不干脆地承认：爱和爱之间其实是有程度的差别的。

这位姑娘在最后一集中不再继续为自我纠缠，转而接受了舰长的任命，决心走向宇宙中更为广阔的生命现象。这不仅让观众由衷地为她高兴，而且也让瑞克

⁸ “罗伊，以前你对我说过：要先喜欢一个人，然后才能爱她。”这一句是我的翻译。《太空堡垒》英文原版为：“Roy, you tried to tell me something once: before you love someone, you'll have to like them first.”上海电视台译为：“上帝啊，你一直在告诫我们，在你爱一个人之前，你必须先爱人类。”故意篡改了原文的意思，并凭空添加了一些“至高神”色彩。其实《太空堡垒》的主角们早已承认：人类必须坚定地站在宇宙的中心舞台上，“人”才是自身命运的主宰。

最终突破了对爱的理解，决心和她一起去探索宇宙的神奇。其实，这时的“爱”已经不仅仅是青春期的“爱情”了，而更是经历风雨之后“携手与共”的生命港湾。

船

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动画片《宇宙战舰大和号》和《机动战士高达》之后，《超时空要塞》也选择了一艘战舰作为故事背景和主角的舞台。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少年在地球的战乱中，偶然跟随太空母舰流转于地球与宇宙间的故事。在这里，“船”的任务并不是拯救“被拣选的人类”，而是用“太空仓”保护他们，直至回到渴望已久的地球（哪怕是一个并不完美的地球）。

如上文“去超太空”和“共同体意识”所言，地球既是生命的“摇篮”，又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家”。正因为如此，太空飞船 SDF1 才乡愁重重，为重返家园苦苦作战。一旦这艘“不可摧毁的船”回到地球，它那股天神般的魔力也就消失了。第 28 集《反思》之后的 SDF1 只是人类聚居地的一个地面标志建筑，而不再具备“太空飞船”的功能。

人类真正的家园是地球，它是无可替代的。地球不仅拥有四季和风雨，而且带来温暖和希望。因此，《太空堡垒》第 28 集《反思》中瑞克的反思并非杞人忧天，这颗蓝色的星球值得幸存下来的人类加倍珍惜。

瑞克：自从外星人到来以后，地球被迫与他们交战，保卫自己免遭毁灭。他们来得那么频繁，留下的全是废铜烂铁！即使在太空堡垒上，也只是一堆毫无用处的机器人技术。战争的残迹在野花丛中显得那么不相称，就好像地球终于决定饶恕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这还不仅仅是对地球的威胁。如果艾克西多说的是对的（但愿不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全部宇宙中所有尚存的史前能量全都给毁了！那意味着地球上的人类要为大自然遭受蹂躏负全部责任！这就是战争留下的一堆废铁，静静地躲在鲜花丛中……



第 2 集《堡垒出击》：SDF1 飞上天 第 28 集《反思》：在 SDF1 周围建造城市

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造的人像睁开了眼睛，普罗米修斯手执天火自空中降下。不过，热爱星空的古希腊人也没有构想出飞船的概念（只有太阳神阿波罗的

金色马车曾经飞驰过天空), 宇宙飞船的梦幻属于更近代的人类。16 世纪的波兰人哥白尼受大航海时代启发, 梦想建造“太空飞船”, 在星体间航行。19、20 世纪之交, 俄罗斯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宇宙飞船必须依靠喷气动力推进, 和“多级火箭”的概念。⁹由此, 航行在海中的“船”才变成了飞行在太空里的“船”。

所以SDF1 的返回地球, 不仅意味着把人类归还给了大地和海洋¹⁰, 还意味着把人类推向了外太空。SDF1 在太阳系的探险其实只是一个起点, 而远不是终点。

《太空堡垒》隐藏着一个明朗的故事暗线: 渴求智慧, 走向宇宙的更深处。——而这个任务, 必须由SDF3 来完成了。

出走意识

SDF2、SDF3 是美国人“凭空而出”的奇想, 也是古希腊人探索外太空精神的最佳延续。SDF2 的短命和 SDF3 的肩负重任, 让美国人制作的《太空堡垒》第二三部、其它后续产品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超时空要塞》后续系列(日本人继续大力发挥了“爱和歌声”的题目)。

不过, 这一故事设定也带来了一些尴尬和困惑, 因为 SDF3 的星际旅行实在是个很难讲好的故事。于是, 《超时空要塞》中对文明的担忧, 被《太空堡垒》里对探索使命的担忧取代了。第 36 集《去超太空》:

《太空堡垒》

丽莎: 格罗弗将军希望我们能发现机器人技术的发源地。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能改善防卫力量, 就能抵抗来自天顶星帝国的任何进攻。……当然, 这一任务很艰巨。我们都意识到这一使命可能会使我们在外太空停留数年。我不想自欺欺人, 我知道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瑞克: 我肯定, 你会成功的。



第 14 集《舰长汇报》: 海的摇篮 第 30 集《万岁, 米丽娅》: 太空梭

美国人的“出走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摇篮”之喻中。第 36 集《去超

⁹ 齐奥尔科夫斯基, 俄罗斯科学家。1883 年在论文《自由空间》中提出宇宙飞船必须利用喷气推进原理, 并画出了飞船的草图, 1929 年又提出多级火箭构造设想。这些富有创见的构想为研制克服地球引力的运载工具提供了依据。

¹⁰ SDF1 和海的关系独特。1999 年坠落于南太平洋小岛之后, 它又多次在大海里降落过, 并最终选择格罗弗湖“安家落户”。SDF1 和自然水域的亲近, 如同它与太空的亲密一样, 灵感都源自大航海时代。

太空》里，格罗弗舰长对年轻的上校直言不讳：“这就是新飞船要干的事：人类已经成熟，摇篮可以丢弃了，到外太空去争取我们的一席之地！”此话恰如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开始时人们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便出发征服整个太阳系。”——把地球视为文明的摇篮，这正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独有的对宇宙的理解。

《太空堡垒》对人类“出走”精神最强烈的渲染出现在全剧的终点。歌声中，丽莎的说白和明美的唱词相互接答，形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对主题的呼应。

《太空堡垒》

丽莎：瑞克，怎么完成任务？我们两个的作战巡洋舰都给毁了，我们怎么去外星球呢？

瑞克：我们会建造太空堡垒三号，丽莎。我们一起去！是啊，我们要去外星球，去超太空！——我敢保证，丽莎。

丽莎：我们会的。

(明美：To be my love, to share my dream.)

丽莎：是的，我们会的。我们要到超太空去。

(明美：A brand new world, a world of things we've never seen before, where silver suns have golden moons, each year has thirteen Junes. That's what must be for me. To be in love.)



第 36 集《去超太空》：“我们会建造太空堡垒三号，丽莎。”

《太空堡垒》里 *To Be In Love* 一曲一直没有唱全过，“前所未见的崭新世界”的唱词在此处是第一次出现，因此更像一首专属太空开拓时代的情歌。而丽莎和瑞克的对白，可说是精华性地展现了《太空堡垒》和《超时空要塞》的品质之别。

《超时空要塞》中，明美唱的只是“再见”而已，日本人最后的主题就是“爱的别离”。虽然温柔地说着再见，却没能让人们真正看到未来。

《超时空要塞》

未沙：她走了，不挽留她行吗？
辉：明美她是不会被我挽留的。
未沙：不错。
辉：你听到了吗？是明美的歌声。
未沙：歌声？
明美（唱）：（《温柔的再见》）
未沙：是的，我听到了，辉。

《太空堡垒》第一部的剧终时刻带我们重温了一个朴实无华的道理：只要是生命，就永不会停止追求。

一旦踏上去超太空的旅途，幽晦不明的宇宙空间便会让人深感恐惧；面对苍茫宇宙如果没有向往和信念，更会失去生存的信心和探索的勇气。这是更高的挑战和回应，也是光荣、梦想和爱的终极旅行。但是，“未来”本来就是应该充满危险的，因为人类永远以“征服未来”为己任。

神话与人文

《太空堡垒》生动地表达了许多重大问题：战争与和平、英雄和懦夫、爱情与忠诚，美德和奸诈。所谓“神话”，就是指古往今来——无论花样如何翻新，却始终不变的某些关于“人是什么”的解说。比如，赞赏智慧、爱和力量，比如，钟情于梦想、歌声和自然。

神话的巨大构架在生活中仍然存在，它意味着人类对宇宙的深深好奇，也意味着我们追索自身的不懈努力。唯有身处困境中人才会重思神话，也唯有太空中的飞船才能守护“自由”的终极秘密。

《太空堡垒》糅合了神话传说和现代人文精神，被誉为“史诗动画”正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一种美妙结局。

致谢

感谢伊甸惑星的 yiyi，太空堡垒中国联盟的水弓、kiki、shrewd、阿福、影、正直的奸商、herobot、VT-102、tian、plantroseer，你们的奇思妙想、建议和异议使本文在成型和修订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完善。特此致上我的感激、眷恋之情。认识大家，是我的幸运和荣耀。

Yeedar 2007-3-4